

賈子新書集解



廣 益 書 局 刊 行

有所權版

中華民國五十五年五月出版

賈子新書集解

校勘者 王心湛

發行者 廣益書局

發行人 周健人

總發行所

廣上海河南路
益書局

三七號

分發行所

北平
長沙
漢口

南京
宜昌
開封

廣州
南昌
萬縣

廣益書局

(費運加函埠外)

序

西漢文武之世有兩大儒焉曰賈子曰董子皆以經生通達治體者也二子之書世多有顧其善本絕少余不揣其固陋並爲校讎賴友朋之助先以賈子開雕旣成因爲之序其緣起曰班書藝文志儒家載賈誼五十八篇今世所行本其目祇五十有六然過秦有三篇而唯載上下兩篇又禮容語宋本分上下兩篇而本復不分故視漢志所載缺其其二篇隋書經籍志載賈子十卷錄一卷舊唐書志則云九卷其稱賈子則同新唐書志始稱賈誼新書其卷則十隋唐志俱同漢志列儒家至宋志乃妄生異見入之雜家此如劉子政推崇賈董比之伊管而其子歆則謂其父之言爲過何以異人所見不盡同顧若是哉陳振孫直齋書錄載賈子十一卷云首載過秦論末爲弔湘賦且略節誼本傳於第十一卷中其書非漢書所有者輒淺駁不足觀決非誼本書余謂此書必出於其徒之所纂集篇中稱懷王問於賈君又勸學一篇語其門人皆可爲明證但多爲鈔胥所增竄凡漢書所有者此皆割裂僨倒致不可讀唯傳職輔佐容經道術論

政諸篇在漢書外者古雅淵奧非後人所能僞撰而陳氏乃反謂其淺駁豈可謂之知言者哉此本十卷据宋本目錄增多過秦論中一篇定爲五十八篇中有其目而亡其書者二焉與漢志適脗合余亦未敢信然蓋容有出於後人之所分析者至其甚謬者則略爲刊正之已世每以文帝不能用賈生爲惜然生之言後多見之施行則不用而用已過畢矣在生宜可無恨以視夫其身尊榮顯赫而尺寸曾不得展者所得爲孰多乎哉余所校據兩宋本而誼所爲賦不在書中則非及陳氏所見者卷末傳非漢書本文今姑沿其舊後有復梓者終當全載孟堅之所撰爲得云

皇帝六巡江浙之歲二月舊史氏盧文昭書於杭東里之抱經堂

序

賈子者賈誼新書也奚稱賈子子之也賈子賈子作乎類賈子之言者作也漢興誼文最高古然誼陳說治理善據事實識要奧一一可措之行蓋管晏之傳焉故曰誼練達國體云誼文高古最者太史公業裁之入史記矣後人或摭其創草及他篇簡論說不忍遂捐棄於是類之稱書焉如過秦論太史公業裁入之矣褚先生又取其餘附之後今爲三篇云亦有一事一義而二三者或二篇而雜之一如治安策攬截無復緒理可尋乃其宏識巨議故皎皎如日星如江河地中不得掩沒之矣此書宋淳熙間嘗刻潭州淳祐間又刊修焉時已稱舛缺及刻本失士夫家轉鈔一切出吏手吏苦其煩也輒任減落其字句久之眩或踰行竄其字句重復訛之士夫者又靡之校也故其書愈舛缺不可讀宏治間都進士穆得此書於樂平喬公刻之京師已復有翻刻者顧仍舛缺也予今刻則略校之矣然卒莫之質補之也鱗甲鳳毛僅存見於世者此耳幸邪悲

邪賈子十卷共五十八篇內亡其三二篇明正德八年歲在癸酉冬十一月北郡李夢陽
撰寓白鹿洞書院

序

余昔承乏選部時偶於京國書肆中得賈太傅新書鈔本凡若干卷余手披目覽口誦心惟始而駭終而不知神與之接融融灑灑不知旨之樂之詠之歎之於是乎乃知太傅之生值漢室初造光嶽氣完之時通乎天人精微之蘊窮乎歷代治亂之故洞乎萬物榮悴之情究乎禮樂刑政之端貫通乎仁義道德之原故正言竑議卓卓乎其奇緯悠悠乎其深長鑿鑿乎其有援據如江河盪潏而莫測其涯也如風霆變化而莫見其迹也如雲霞卷舒出沒掩靄千態萬狀而莫可名言也世之稱近古者亦在是矣所宜珍重不啻若湯盤周鼎而毋敢忽耳正德甲戌余致政家居長沙郡守陸公以誼謫于長沙去今千有餘歲國朝既崇祀享之禮但傳長沙時所著新書獨無傳焉乃檢閱郡齋故櫝中得版刻數十片計其脫落尙多因詢于予予卽出是本補刻遂成完書屬予爲序予惟太傅高世之才殆出天縱漢劉向稱其通達國體雖古之伊管未能遠過班史痛不用但謂其天年蚤終雖不致公卿未爲不遇誼過長沙作賦以弔汨羅而太

史公傳於屈原之後明其若屈原之忠而遭棄逐也宋歐陽公謂其所陳孝文略施其術猶能比德于成康況用於朝廷之間坐于廊廟之上則舉大漢之風登三皇之首猶決壅裨墜爾蘇公論其爲王者之佐如其所言雖三代何以過此數公者故有定論誠毋容加喙於其間顧其書之在霄壤中上則爲德星爲慶雲下則爲朱草爲醴泉光景常新而精神不虧亘萬古猶一日奈何自宋淳熙辛丑提學漕使程公版刻之後三百餘禪僅得一陸公補輯殘缺爲書再行是何寥寥知賞之難也非惟嘉惠後學廣其見聞以資博識慎而擇之而立身行己之道亦寓焉中間如鑒秦俗之薄惡指漢風之奢儉請定經制述三代之長久深戒刑罰明孤秦之速亡譬人主之如掌所以優臣子之禮置天下于大器所以示安危之機凡憂民傅職官人大政等篇皆經濟之大略又有國與天下者之所當鑒也郡守公名相字良弼宏治癸丑進士累官南京吏曹郎中英名偉績有所自也政尚平恕有古循吏風今觀是益可見其知所擇而其蘊畜之富未可量也故不揆愚陋僭書于端以識歲月云正德九年菊月吉旦賜進士出身嘉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長沙黃寶序

賈子新書集解目次

過秦上	一	階級	二四
過秦中	三	俗激	二五
過秦下	五	時變	二七
宗首	七	瑰璋	二九
數專	八	孽產子	三〇
藩傷	一一	銅布	三一
藩疆	一二	壹通	三二
大都	一二	屬遠	三四
等齊	一四	親疏危亂	三五
服疑	一五	憂民	三七
益壤	一七	解縣	三八
權重	一九	威不信	三九
五美	一九	匈奴	四一
制不定	一一	勢卑	四一
審微	一三	淮難	四八

無蓄	五一	道術	八七
鑄錢	五二	六術	九〇
傅職	五四	道德說	九二
保傅	五六	大政上	九七
連語	六〇	大政下	一〇一
輔佐	六二	修政語上	一〇五
問孝闕		修政語下	一〇九
禮	六四	禮容語上闕	
容經	六七	禮容語下	一二三
春秋	七二	胎教	一二六
先醒	七六	立後義	一二〇
耳痺	七九	傳	一二三
諭誠	八一		
退讓	八二		
君道	八四		
官人	八五		
勸學	八六		

賈子新書集解

過秦上事勢

秦孝公據崤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並吞八荒之心。當是時也。也字無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具。本潭

從史記
作備

外連衡而鬪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旣沒。惠文武昭襄王。

也字無

始皇舊六世之餘烈張晏數孝公惠文王武王昭王併後孝王莊襄王

爲六世史記陳涉世家不誤而始皇本紀則作惠王武王潭本亦同

蒙故業。因遺策。南取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北收要害之郡。史記無北字諸侯恐懼。同盟而謀弱秦。史記同會不愛珍器重寶肥饒之地。

史記同會

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爲一。當此之時。之字無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潭本君作賢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重士。約從離衡。建本作連衡非今從

潭本與始皇本紀合

兼韓魏。燕趙宋衛中山之衆。建本脫兼潭本燕趙與始皇本紀同於是六國之士。有寧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爲之謀主。史記無主字齊明周最陳軫召滑。始皇本紀作昭滑潭本同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陀倪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朋制其兵。史記朋作論嘗以什倍之利。百萬之衆。潭本從陳涉世家

家作

仰關而攻秦。

始皇本紀作叩關。潭本作扣關。小司馬謂仰字是。

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逡遁而不敢進。

遁與巡同。建本尚不誤。潭本則

從始皇本紀訛本作遼。逃亦誤。陳涉世家但作遁逃亦誤。

秦無亡矢遺鎌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

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滷。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山

史記服

河。彊國請伏。

本皆作敵。朴案小司馬云。賈本論作犒朴。今從之。

弱國入朝。施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日淺。

潭本享國下有之。字與陳涉世家合。

國家無事。及

至始皇奮六世之餘力。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槁朴

以鞭笞天下。

本皆作敵。朴案小司馬云。賈本作威。今從之。

威振四海。南取百粵之地。

潭本作百。越下同。字與陳涉世家合。

以爲桂林象郡。百粵之

君。俛首係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卻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

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

陳涉世家作貫弓。小司馬云。貫音烏還又不如字謂上弦也。

於是廢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

黔首。墜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鋸。

潭本鋒作鑄。音義同。始皇本紀作鑄鎌。

鑄以爲金人十二。以

弱天下之民。然後踐華爲城。因河爲池。據億丈之高。臨百尺之淵。以爲固。

史記作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潭本淵

而字

良將勁弩。

潭本下有而字。作弩。

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天下已定。始皇之自以爲

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始皇既沒。餘威振於殊俗。然而陳涉

潭本作蠭。繩樞之子。氓隸之人。作虯。

而遷徙之徒也。材能不及中人。

潭本作中庸。

非有仲尼墨翟之

亦作

蠭牖繩樞之子。氓隸之人。

潭本作虯。而字

潭本無

賢。仲尼別本作仲弓案荀子常以仲尼子弓並稱子弓蓋卽軒臂子弓也或云

陌之中。

潭本傑作後作俛仰又阡陌與漢書同史記並作什伯

之卒同史記

史記傳而倒

斬木爲兵。揭竿爲旗。天下雲合響應。

潭本合下有而字

贏糧而景從。山東豪傑並起。而亡秦族矣。

史記傳而倒

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鉏耰棘矜。不敵於鈎戟長鋤也。

潭本不敍作非銛始皇本紀作鎔鎔與銛同

九國之師也。

於字同史記

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曩時之士也。

潭本作鄉時同史記

然而成敗

異變。功業相反也。

潭本也上有何字

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短。

潭本作挈大

比權量力。則不可同

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勢。

始皇本紀無致字作千乘之權

序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

年矣。

陳涉世家序作抑始皇本紀作招漢書同又有字潭本無

然後以六合爲家。崤函爲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

潭本作墮

身死人

手。爲天下笑者何也。仁心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仁心潭本作仁義與史記同又無而字案小司馬亦似作仁心

過秦中

事勢 建本作過秦下諸本多同案小司馬云過秦論以孝公已下爲上篇秦兼并諸侯三十餘郡爲下篇據此則此爲中篇明矣宋潭州所刻賈子作過秦中今依用之

秦滅周祀。并海內。兼諸侯。南面稱帝。以四海養。

句

天下之士。斐然嚮風若是。何也。曰。

近古之無王者久矣。周室卑微。五霸既滅。令不行于天下。是以諸侯力政。

爲征

政讀

強凌弱。

衆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罷弊。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卽元元之民。冀得安

其性命。

潭本無得字

莫不虛心而仰上。當此之時。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於此矣。秦王懷貪鄙

之心。行自奮之智。不信功臣。不親士民。廢王道而立私愛。焚文書而酷刑法。先詐力而

後仁義。以暴虐爲天下始。夫并兼者高詐力。安危者貴順權。推此言之。取與攻守。不同

術也。

潭本無推字之字改
字案攻字衍文可刪

秦雖離戰國而王天下。

潭本離作併

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也。

孤獨而有之。

上句史記作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異也。潭本同今從孤獨而有之。即是不知守之道與取異兩句當合讀。今徒建本

故其亡可立而待也。

潭本無字也

借使秦王

論上世之事。並殷周之迹。以制禦其政。後雖有淫驕之主。猶未有傾危之患也。故三王

之建天下。名號顯美。功業長久。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領而觀其亡。

按上言始皇無道必不能保其後嗣。故天下咸計日

糠。天下囂囂。新主之資也。

潭本作敬敬音義同此從建本

此言勞民之易爲仁也。

意林仁作治

嚮使二主有

庸主之行。而任忠賢。

庸主建本作康主誤

臣主一心。而憂海內之患。縞素而正先帝之過。裂地分民。

以封功臣之後。建國立君。以禮天下。虛囹圄而免刑戮。去收孥污穢之罪。使各反其鄉

而知二世之必亡。下言二世若能盡改無道之政。則亦何至速亡。此又是一意。潭本從史記作莫不引領而觀其政。雖亦可通。然於上文卻少收煞。今故從建本作亡。意林引作政當。亦因史記改。

夫寒者利短褐。而飢者甘糟

保其後嗣。故天下咸計日

糠。天下囂囂。新主之資也。

潭本作敬敬音義同此從建本

此言勞民之易爲仁也。

意林仁作治

嚮使二主有

里。發倉廩。散財帛。以振孤獨窮困之士。約法省刑。輕賦少事。以佐百姓之急。

字此從史記。振近代多用賑。

以持其後。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節循行。各慎其身。塞萬民之望。而以盛德與天下。

息矣。

潭本依史記疊天二字。建本無。

卽四海之內。皆歡然各自安樂其處。惟恐有變。雖有狡害之民。

潭本作狡猾。

無離上之心。則不軌之臣無以飾其智。而暴亂之姦弭矣。二世不行此術。而重以無道。

壞宗廟與民。

徐廣云壞宗廟與民。史記一無此五字。

更始作阿房之宮。繫刑嚴誅。吏治刻深。賞罰不當。賦斂無度。

天下多事。吏不能紀。百姓困窮。而主不收卹。然後姦偽並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衆。刑僇相望於道。而天下苦之。自羣卿以下。至於衆庶。

羣卿史記作君卿。潭本作

人懷自危之心。親處窮苦之實。咸不安其位。故易動也。是以陳涉不用湯武之賢。不藉諸侯之尊。奮於大澤。而天下響應者。其民危也。故先王者。

史記無者字

見終始之變。

潭本作始終。

知存亡之由。是以牧之以道。

潭本作史記作

牧之道。下句與史記同。務在安之而已矣。下雖有逆行之臣。必無響應之助。故曰。安民可與爲

義。而危民易與爲非。此之謂也。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身在於戮者。正之非也。

潭本作於戮者正傾非免。

是二世之過也。

史記同。

■過秦下

此從賈子本說見前。

秦兼諸侯。山東三十餘郡。循津關。據嶮塞。潭本舊作修繕甲兵而守之。然陳涉率散亂之衆。數百奮臂大呼。不用弓戟之兵。鉏耰白梃。望屋而食。橫行天下。秦人阻嶮不守。關梁不閉。長戟不刺。疆弩不射。楚沛深入。潭本沛作師戰於鴻門。曾無藩籬之難。於是山東潭本有大擾二字諸侯並起。豪俊相立。秦使章邯將而東征。章邯因其三將之衆。要市於外。以謀其一。

爲古文上字改之耳 羣臣之不相信。可見於此矣。子嬰立。遂不悟。

潭本立下有而字

借使子嬰有庸主

潭本作宗廟之祠未當絕也

秦地

材而僅得中佐。山東雖亂。三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祀。宜未絕也。

潭本作宗廟之祠未當絕也

賢哉。其勢居然也。且天下嘗同心并力攻秦矣。然困於嶮岨。而不能進者。豈勇力智慧不足哉。形不利。勢不便。

建本且天下嘗下有昔日二字係衍文今依史記去之又俗問本有當此之世賢智並列良將行其師賢相通其謀時困於阻險而不能進秦乃延入戰而爲之開闢百萬之徒逃北而遂壞一段四十六字在此然困有之若再入史記一段複矣潭本但全錄史記之文亦失其舊今故一從建本下亦同

秦雖小邑。伐并大城。得阨塞而守之。

史記作秦小邑并大城守阨塞而軍高壘毋戰閉闥據扼荷戟而守之潭本險作阨毋訛皆再餘同史記作合

諸侯起於匹夫。以利會。非有素王之行也。其交未親。其名未附。名曰亡秦。其實利之也。彼見秦阻之難犯。

潭本有也字

必退師案土。息民以待其弊。承解誅罷。以令國君。

建本作退陣案土障字訛案史記作安小司馬云賈誼書作案則建本是也潭本下作收弱扶罷以令大國之君俱依史記

不患不得意於海內。

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而身爲禽者。挾敗非也。

有其字

秦王足已而不問。遂過而不變。二

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禍。子嬰孤立無親。危弱無輔。三主之惑。終身不悟。亡不亦宜乎。當此之時。世非無深謀遠慮知化之士也。

潭本無謀

然所以不敢盡忠拂過者。秦俗多忌諱之禁也。

拂與惡同譯

忠言未卒於口。而身糜沒矣。故使天下之士。傾耳而聽。重足而立。闔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而忠臣不諫。智士不謀也。天下已亂。姦臣不上聞。

史記無

臣字潭

豈不悲哉。先王知壅蔽之傷國也。故置公卿大夫士。以飾法設刑而天下治。

為飭讀

其

強也。禁暴誅亂而天下服。其弱也。五霸征而諸侯從。其削也。內守外附而社稷存。故秦

之盛也。繁法嚴刑而天下震。及其衰也。百姓怨而海內叛矣。

潭本怨下

有怨字

故周王序得其道。

鄙諺曰。前事之不忘。後之師也。

潭本後下

有事字

是以君子爲國。觀之上古。驗之當世。參之人事。察盛衰之理。審權勢之宜。去就有序。變化因時。

因史記作有

潭本作應

故曠日長久。而社稷安矣。

■宗首事勢